

## 望江多山且独隐

望江多山。清乾隆县志称：二十有七，附岭二。且皆有名有姓。这是对望江无山理论的一记重拳：一个县域，二十七座山，每一座山都是千年万年的酿造，且绝大多数有独立版权，且被那个明万历年间任知县的唐守礼打了三百大板的白虎山不在其列。不过望江之山多为小山小峰，小菜小碟，如同上帝为望江开的小灶，谦虚而谨慎，最高峰处香茗山的莲花峰也仅四百八十九米，这也就依了望江无山理论的某些旁枝佐料了。

望江之山小则小矣，然从山名来挖掘却文化味十足：香茗山、鹧鸪山、祈雨山、值雪山、孝感山、钵盂山、周何山、凤栖山，我一口气能数七八个，个个意味深长，座座让我浮想联翩。

很多人很多资料称，望江三面临水，一面负山。我一直对此有些异议。从清乾隆县志中可以考证，望江并非三面临水，一面负山，而应是三面负山，另一面临水、水当然指的是从望江东南大踏步走过的滚滚长江。譬如，香茗山、鹧鸪山、祈雨山等在邑之西北，佩山在邑之东北，雄鱼山、石马山等在邑之北，值雪山在邑之西，周何山、两山在邑之东。另有一嵯峨山，县志谓之南七十里，沈镐认为，县邑五里即为彭泽，七十里外之山与望无涉。依沈镐之见，南面望江便没有山了。

我有时暗暗为父老兄弟着想，这二十七座山又二岭，一路半圆形环绕着城邑，怎么看怎么想都像一把太师椅——太师椅可能不妥，因为它是秦桧的专利，望江人历来嫉恶如仇——虽然我无法从这把浩阔的椅子上找出它的官品及其顶戴花翎，但它有扶手、有靠背、有牙板、有踏脚。在这浩浩的长江边上，望江人忙时山前山后，山上山下，闲时春风夏雨，揽月朗星，这样一个住所，这样一种耕种，这样一方田园，不惬意也是自在的，不富足也是潇洒的。古有云：沙塞雷港口，状元从此有。望江无状元，或许，这里讲的状元指的一种高大上的生活。

这太师椅的椅背必是香茗山。沈镐（1649—1726）在《望邑山川形势论》中称其为“古衡山第一枝”。据传，香茗山因茶香而得名，这就证明香茗山作为太师椅的搭脑即刻有卷云又配上了顶级香料。这椅子的品位及质地便提高了不少。我没搞清楚这茶香来自哪个朝代，仔细想来，那个时候，清明谷雨时分，其茶香一定飘满整个山村野寨。我亦不知是望江的香茗山因香茗而闻名，还是香茗是因望江的香茗山而闻名，我甚至也不想追根溯源，假如追出了望江咋办！我只想让它俩静静地相互依存相互映照。我当然知道，香茗山的香茗不在十大名茶之列——是望江人对此不屑一顾吗？它一叶一缕、一纤一毫皆为古衡山一盞，都由香茗山的石头与泥土润化而来，依着香茗山的阳光与雨露点拨生津，正如它的十八处景观，那座古塔、那个书院、那个道场、那个寺庙、那处烟墩，甚至那些石头，一招一式，一物一景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都是那太师椅搭脑上雕工细腻、做工考究、制式独特的福祿寿。

值雪山、祈雨山与佩山、周何山应是这太师椅上的左右扶手，值雪山、祈雨山在西并西北，佩山、周何山在东并东北。值雪山现在叫太阳山，有人说是朱元璋所改，也只有这位朱重八才会把个诗意浓浓的值雪改成太阳。也许那会子他就想成为永恒的太阳，也未可知。我还是想恢复它值雪山之名。可惜我不可能是朱重八，我是肯定无法把它唤回来的，但如果整个望江人都这么想，就有些难说了。祈雨山当然是望江人祈雨，盼着风调雨顺之地。清乾隆县志称，祈雨山在邑西北二十里，邑人尝祷雨于此，辄应。如此说来，祈雨山乃望江人的一块风水宝山。

李白曾到过望江诸山，香茗山因此建有莲花书院，值雪山因此建有太白书堂，望江甚至有太白林，建有太白村，似是留个念想，诗仙也因此有诗作《秋浦寄内》为证：“我今寻阳去，辞家千里徐。结荷倦水宿，却寄大雷书……”

望江之山二十有七，却聚累名不见经传，峰峦累累无人经路，此常常为望江人心中一大痛点与块垒。那山上的石头，山上的泥土，山上的花草，山上的名人典故，山中的传说传奇与那些名山胜景并无二致，何也？望江人檀萃（1725—1801）曾在《水口塔说》中告诉我们后人：“邑之山以香茗为太祖，来自太、宿交界间。其阳出脉为县城来龙，尽菩提寺而止。其阴出脉有二；一则起纱帽山，由金铁岭尽南北坂而止；一则由腾云、玉珠诸山下石牌迤西圩龙口而止。故自江上望之，各县之山俱露，而望江山独隐，此固以隐者为尊矣。”

我还是十分称道这种“望江山独隐”之说。李白在《将进酒》一诗告诉我们：“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如果把“饮”改为“隐”，它就符合望江人世代偏居一隅的性情了。此性情或为望江一格。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 ◆人间小景

## 丰收在望

秦钦儿

我在露台的一个角落种了两棵羽衣甘蓝。羽衣甘蓝的主杆粗壮，一天天长成了树，叶子从底部开始交错排队生长，大鸟羽毛一样的叶片铺展得颇有气势。羽衣甘蓝的叶片已经被我掰掉不少，洗净生吃，味道也不错。仔细一瞅，顶叶嫩尖上居然趴着一只蚜虫，正在大快朵颐，好家伙，竟敢从我的嘴里夺食。不由分说，我掐掉了叶尖，让蚜虫一边享受美味去。

每天清晨，脸也不及洗，我就趿着拖鞋奔到露台数黄瓜，那些还没完全褪去硬刺的黄瓜们，一定长得胆战心惊吧，有句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从昨天中午到今天早上，我一会儿跑过去一趟，一会儿跑过去一趟，前后掐了不下七八根吃掉。不是黄瓜有多好吃，而是它们真的非常嫩，非常脆，咬在嘴里像黄瓜的味道，和市场上买来的真不一样。纳川说，那是因为你亲手栽的，天天盯着长，

你怎么下得去手呢——它们都是些还没长大的黄瓜宝宝啊！

下不去手也不行啊，它们长得太快了，一根藤上吊了七八根，枝叶都快伸不起腰身了——我总是舍不得打叉，任那些枝叶疯长，任它们开出朵朵黄花，任那些花儿兀自凋落，然后随意地坐果。朋友是农村长大的，一再叮嘱我，要打顶打叉呀，又要趁花没开就掐掉，那些长成小指头大小的黄瓜至少要掐掉三分之一，才能保证其他果实的营养，这叫有舍才有得。谁让我天生感性而又纠结呢，既不想舍，又希望有所得，好啦，这下只能天天啃半大不大的小黄瓜了。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枸杞芽儿们也没长大，不照样被我掐秃了，焯焯水凉拌吃掉了。第二天，最迟第三天，它们又满血复活地长出新的叶子来，比之前更蓬勃，这有点挑衅的意思了，向我示威呢。



草原人家 李昊天 摄

### ◆信笔扬尘

## 一箱家书

徐 锐

回家，我不放心，汇你50元钱，供你吃饭，注意查收……

捧着那封短短的信，我分明感到了它沉重的分量，仿佛握住了父亲那双干瘦的青筋凸露的手。父亲的那份深切的关怀和牵挂温暖着我的心。当晚，我将父亲的那封短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泪眼迷离地给在黄土地上风里来雨里去的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那也是我平生所发的第一封信。

从收到父亲的第一封信起，20多年过去了。父亲前后给我写的信加起来已有400多封，我一封不少地保存着，放了整整一箱子。我写给父亲的信也不下几百封。如今老

家早已装了电话，通话已十分方便，但我和父亲依然保持着写信这一古老的联络方式，坚贞而又执着。

父亲信中所说的无外乎身体、收成及村里的一些情况，但我依然能从字里行间读出父亲对远在他乡的儿子深深思念和牵挂。我想象着当老态龙钟的父亲弓腰伏在昏黄的灯光下，为一个字、一个句子苦思冥想绞尽脑汁时，他的笔下流出的是怎样的一份情感呀！

夜深了，灯下，捧读那一封封泛黄的家书，我仿佛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小村庄，看到了白发苍苍的父亲。父亲，此时此刻，您在故乡还好吗？

## 童心游走书页间

王 缘

天入地大冒险。贪吃的小猫、胆小的猴子、爱尿床的国王、会唱歌的夜莺……我的脑袋被各式各样丰富想象点亮了，直到入睡，它们都在我的头脑里唱歌、跳舞、做游戏。

故事时光太美妙，我每晚都要钻进杂志里，将讲过的故事一遍遍回味。新杂志到家一个星期，已被我从头到尾翻了无数遍，哪篇故事在哪页，不用扫目录，都印在我的脑子里，只用三秒钟就能找到。等这一期杂志的新鲜劲过了，我又开始盼望下个月的杂志，三天两头地凑到母亲眼前，询问新杂志的下落。

听了好多遍的故事，我几乎可以原样复述出来，每一处细节都不错漏。于是，我就捧着书，去给小伙伴讲故事。当时，我认的字还不多，却装模作样地指着那些方块字，一板一眼地描绘着早已刻在脑中的故事。小伙伴被故事吸引了，围坐在我身旁，聚精会

神地聆听，眼里闪着崇拜的光。我心中的火苗，被他们的眼中的光芒一簇簇点亮，照亮了无数孤寂的时光，也给未来映出一片璀璨的光亮。

如今，我把这些泛黄、破损的杂志一点点修复好，拿到儿子的床头，牵着他的手，一起步入那些五彩斑斓的故事。我念着一篇篇熟悉的童话，往日情景也在脑中一一浮现。从前那颗爱幻想的心脏，又在我的胸膛跳动起来。故事念完，儿子的脸上显出愉悦，我也露出满足。说不出，到底是谁更享受这段时光。

儿子枕着故事睡了，我望着这沓旧杂志，心里满是感恩。感谢母亲，用丰富的精神食粮喂饱我的童年。感谢外婆，把我的旧杂志当成宝贝，保留了近三十年。也要感谢儿子，用一颗真挚的童心，陪我一起重温了这段被书香浸润的童年。

枝和顶上已经吐了几片红褐色的叶子。香椿树苗我本来是买了十来棵的，半人多高，两大捆，我哼哧哼哧从快递站扛回来的。无奈阳台地方有限，香椿树苗又费土，盆要大，土要深，栽种不易，只得忍痛割爱，送给了朋友，只留下两棵种在阳台，算是有个伴吧，可是，一棵活了，一棵居然枯了。我是真的喜欢吃香椿芽，每年春天一到，我就盼着香椿上市，开水锅里烫一小把，就一二两老酒，独酌独享，自在逍遥。我这样盯着余下的一棵香椿独苗，朋友大惊，“你不会打它的主意吧？这可不能摘，摘了树会死的！”好吧，收回我的目光，转而投向旁边的两棵包菜。包菜叶片碧绿油亮，所有叶片已经开始向中心聚拢了，有点要包起来的趋势，这要等它包紧实了，估计得等到秋天吧？我等不了。好吧，那今天就吃它俩了。我疑心我前世就是一只蚜虫，最大最肥胃口最好的那只，不然，为啥见着青叶绿芽就想咽口水，就有大嚼特嚼的冲动呢？可是，蚜虫好像也没那么大胃口呀。

种菜种花，数花数果，这是都市“花匠”“菜农”们都干过的事儿，这个过程中每一天的期待与喜悦，只有种过的人自己能懂。

### ◆风雅颂

## 陈田的诗词

童 笛

牧童野趣横牛背，  
笛韵清新信口吹。  
也引蛙鸣声一片，  
更催晨鸟放歌回。

无 题

海升明月湖平日，  
半晌情思自悟之。  
苏子叹息今古事，  
圆缺谈笑变通时。

西江月·新韵

锦鲤碧波肥美，  
疏林喜鹊喧嘩。  
溢情图景有人夸。  
处处悠闲入画。  
芍药竞相开放，  
一部中华近现代史，  
雨蒙半日斜夕霞。  
寂静月悬古刹。

## 宜城赞

谷 侃

居长江北岸吴楚之要冲，  
挽龙山南麓风水之梦萦。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璀璨文明闪耀薛家岗上空。  
太平天国，辛亥革命，  
江边焚烟，悠悠火轮，  
一部中华近现代史，  
绕不开铁血安庆城。

声声黄梅调，  
皆知是安庆。  
“树上鸟儿成双对”，人间最美景，  
“纱帽罩媒娼”，世上最爱情。

吾家祖居城西金保门，  
长江在身边，日夜唱大风。  
卧听江浪拍岸，坐看日落月升，  
赏芦苇随风荡漾，喜同伴追逐欢欣。  
赴京求学再回乡，  
目睹贤贤龙山之贯通，  
西有石油化工，东有火力发电，  
工业腾飞，农业猛进，  
滨江之城欣欣向荣。

年逾花甲再赴京城，  
每逢回乡心绪奔腾。  
漫步西门江堤解乡愁，  
依凭楚烟亭栏忆古今。  
穿大街小巷，看日新月异，  
滨江之城，果真是最宜之城。

